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 第七回 魏徵揮金逢傑士 若虛解夢識天機

卻說尉遲恭於黎明時節，找尋銀子，大約有四五里之遙，見路上插著一片白板，有三尺多高，數行大字。近前一看，上寫道：  
東鄰招飲，偶爾夜回。  
伊何人也，遺金路旁。  
醉後強持，願爾來取。  
斤兩錠數，姓氏圖封。  
一一如數，我方不吝。  
鹿鳴村魏徵題

尉遲恭看了此牌，心中想道：「此人倒算得一個廉士。祇是這一封銀子，朱兄說是五十兩，面外卻是朱盈川的圖書封記，內中銀錠多少，銀色高低，我卻一毫不知。且去見了魏先生，再作區處。」正想之間，來了一個農夫，尉遲恭問道：「請教這裏到鹿鳴村有多少路？村中有個魏先生，所作何事？」農夫道：「那綠樹中間，煙火起處，但聽學生讀書聲音，便是魏先生的學堂。」尉遲恭道：「有勞指教。」遂望鹿鳴村而來。

遠遠聽見咕嚕之聲，尉遲恭將臉上露水抹了一抹，身上衣衫整了一整，斯斯文文走進學堂。那先生正在教學生的書，見了客人進來，也站起身來，敘了主客之禮。魏徵道：「觀足下風塵甚重，定是遠來之客，祖居何地，尊姓大名，何故來此？乞賜教言。」尉遲恭曰：「弟乃山東麻衣縣人氏，姓尉遲名恭，字敬德，別號心田。因有事進京，昨日途中困倦，故爾遺金。蒙先生獨介，題詩於路，所以輕造寶齋，望希恕罪。」魏徵曰：「足下既然遠來，可在小齋盤桓數日再行罷。」恭曰：「先生拾金不昧，又使小弟領受教訓，消除鄙吝，豈不幸上加幸。」二人談論一時，學生報曰：「酒熟矣。」就在書案之上，二人對飲。魏徵想道：「此人相貌魁偉，必然文武全才，但不知他志氣如何，且試探他的心事。」尉遲恭也想道：「此人面圓目長，印開準豐，定然博古誦今，但不知他心術正大不正大？若是個一介書生，不足有為之輩，就不要在此盤桓，擔擱了路程。」

酒至半酣，有兩個學生正念《易經》，尉遲恭曰：「聖學中惟《易經》是窮理盡性之書，所以讀《易》者多，通《易》者少。先生若不吝，弟願求教於先生。」徵曰：「《易經》洩天地之秘蘊，定人事之吉凶，碌碌庸才，焉能言《易》哉！」恭曰：「願聞其約。」徵曰：「善言《易》者，必善言性，善言性者，必善於用情。蓋盡情即是盡性，盡性必先窮理，理有未窮。用情多有不當，性情味矣。故古人立教，必始於學校。善用《易》者，必明乎氣候。氣候者，陰陽進退之序也，吉凶悔吝所由生也。故君子變陰陽，齊本末，一理數，返太極，合太虛。」尉遲恭曰：「太極、太虛乃二物乎？」徵曰：「以理而言，謂之太虛，以氣而言，謂之太極。有氣便有動靜。合而言之，氣聚則生萬物，各具一太極；氣散則死，本乎天者還天，本乎地者還地，萬物同歸乎太極。開經第一義，便曰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貞，蓋乾為天道，元、亨、利、貞，即春夏秋冬之序，萬物之生死，莫不寓其中，所以六十四卦，終於未濟。如此，則知貞下起元，剝極返復之義也。」恭又問曰：「敢問近取諸身何義？」徵曰：「性為天德，乾之象也。仁、義、禮、智，統屬於性。日用行常之道，各有當然之則，所以六十四卦，始之於乾。知此則知育物以仁，鞠物以義，甄物以禮，陶物以智。曲成萬物，範圍天地，詎虛語哉！」恭曰：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此一‘信’字；仁、義、禮、智、性，此一‘性’字，此二字何解？」徵曰：「此‘性’字，自形而上者言之，其德配天；此‘信’字，自形而下者言之，其德配地。」恭曰：「孔、孟而後，善體《易》道者何人？」徵曰：「留侯欲報韓氏之仇，卻知韓氏子孫不可復興，依漢高祖而成己志，是以數循理，《易》之道也。武侯知劉氏不可復興，乃鞠躬盡瘁以循王命，是以理循數，亦《易》之道也。」恭曰：「以《易》道安天下若何？」徵曰：「《易》為天人交至之書，治天下乃其餘事耳。知《易》者知天命，知人心。昔者孔子尊周室，孟子亦尊周室，皆此意也。」恭曰：「今日之世若何？」尉遲恭這一句話，問得魏徵半晌不言，良久答曰：「弟所談者，皆前人之糟粕，若論及今日，則吾不知也。」恭曰：「交疏則言淺，志不俾則道不合。弟與先生邂逅相遇，宜夫子之辭以不知也。」魏徵但笑而不答。於是尉遲恭在鹿鳴村，住了七日。

一日，魏徵謂尉遲恭曰：「近日童謠，兄能測之乎？」恭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徵曰：「童謠云：  
瓊花等時開，楊花逐水來。  
飄飄何所事，夕照影徘徊。  
西山雨露近，洪荒平野陔。  
二九郎君至，天下樂悠哉。」

尉遲恭曰：「據此童謠，先生何以解之？」徵曰：「瓊花不知所指何物，大約目下之妖孽，日後之禎祥也。楊花逐水，蕩而忘返，指隋氏而言也。夕陽影照，喻言不久也。西山雨露，言山西有興王之兆。洪荒，太平也。野原也。是指山西太原也。二九，十八也。郎君，子也。隱隱是一李字。天下樂悠哉，李氏若出，天下必安也。」尉遲恭道：「儒者以救時為急，今新主大舉孝廉，兄台緣何不出？」魏徵曰：「吾師傅王通，獻《太平策》十二卷，計十萬餘言。開陳治道，救時之急。書屢上，而主上不用，爾我復何望哉？先帝以詐力平陳，不思以儒行治世，任用楊素、宇文化及等，皆非命世之才。各藩鎮諸侯，誰為尚義之輩？今煬帝禽色並荒，音酒兼嗜，而饑饉臻至，盜賊蜂起。吾恐剝復相循之候，極亂思治之時，其在斯乎？」尉遲恭聽了魏徵這一番言語，遂將遇朱若虛之事，一一言之，邀魏徵一同去見李靖，魏徵欣然應允。

住了數日，魏徵吩咐兄弟魏徵好生照理家務，不可荒蕪田地，同尉遲恭望長安而來，投見李靖。李靖待為上賓，說道公子世民之賢，懇他二人往見唐公。魏徵、尉遲恭難卻其意，竟攜了薦書，又往太原而行。李靖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見了公子，出予角書，切不可效韓信故事，使蕭何甚費周旋。予許與公子建三策，已成其二矣，若三策成就，吾即來太原，與汝等共議也。」三人再拜而別。

卻說三公子李世民，自李靖去後，如有所失，二年有餘，杳無音信。一日，一少年秀士來訪，公子出見。其人清秀非常，公子延之上座，問曰：「足下風塵甚重，必由遠道而來，願聆尊姓，不才便於請教。」少年曰：「吾長安人也，姓房名玄齡，今有事故來此。久聞公子大名，特來拜謁。」公子曰：「請先生暫停於此，使不才少聆清誨，以畢生平之願。」房玄齡曰：「公子既然不棄，弟亦願侍文几而聆德音。」公子大喜。次日，公子引玄齡往見唐公，唐公十分敬重。玄齡見唐公父子如此愛賢，始出李靖薦書云：

房玄齡博古通今，長於文藝，非百里之才，殆遊夏之選歟。公子宜使之興學校，迪教化，範人民。區區太原之地，未足以限其學焉。公子珍重，珍重！

公子見了此書，執弟子之禮以事玄齡。玄齡被德感恩，夙夜勤勞以酬公子，惟恐負李靖之託。

再說魏徵與尉遲恭行了十數日，到了太原，謁見唐公，唐公優禮以待。退回寓所，世民同房玄齡接踵而至，各道相慕之意。原來李靖早以使人通信於公子，故公子使之甚闊。魏徵即出李靖薦書，公子與玄齡同日觀之，略云：

魏徵、尉遲恭，纔堪將相，公子宜以國士待之，以牧民望。是囑。

公子看書畢，謂尉、徵曰：「李靖，志士也。今觀此書，二人之名實，定然不虛，願教我以正，使弟茅塞頓開，萬勿以愚拙見棄。」魏徵曰：「吾二人慕公子之盛德，故不遠千里而來。公子收為門下客，足矣。李靖之言，毋乃已甚乎？」正說話之間，唐公

差人送酒席至，於是四人共坐暢飲。正是：

君臣際會日，龍虎交吟時。

四人飲至三更方止，公子與玄齡辭去。次日清晨，公子即來問安。自此尉遲恭佐公子治軍旅，魏徵佐公子親教訓，玄齡佐公子興學校，太原之治日新。唐室之基，由來有漸矣。

一日，公子問於玄齡曰：「經濟之道，備於聖教，其道可得聞歟！」玄齡曰：「教之斯為經，非刑政之所能及也；富之斯為濟，非推解之所能致也。教，乾道也。富，坤道也。富、教不可偏廢，猶天地之不可以閉塞也。夫民以食為天，若衣食不給，轉於溝壑，逃於四方，教將焉使？是富先於教，經後於濟也。農桑不失其時，五穀咸登於室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，必訓以親上死長之道，使之敦五倫，勤五教，能者爵之，不能者勸之，佚者督之，不服者罰之，國有不治者鮮矣！記曰：天不愛其道，地不愛其寶，和氣之招所致也。人不愛其情，教化之所施及也。非經濟之道得，而能若是乎？」公子曰：「經後於濟，不曰濟經，而曰經濟，何也！」玄齡曰：「兵食可去，而信不可無。經之道，又大於濟也。」公子起而謝曰：「善哉，吾子之言也。」

一日，公子問於魏徵曰：「古人治國，動言經濟，其道奚若？」魏徵曰：「修己以敬，經也。修己以安人，以安百姓，濟也。」公子曰：「修己以敬，必如何而為敬之至？修己以安百姓，必如何而為安之至？」徵對曰：「正心誠意，便是敬，格物致知，敬之至也。齊家治國，便是安人。平天下，安之至也。」公子問曰：「三代而後，知此道者為誰？」徵對曰：「光武推赤心於人腹，庶乎近焉。修己以敬以安人，豈外於一心哉。」公子拜而謝曰：「大哉，吾子之言也。」

次日，詢於尉遲恭曰：「古稱經濟之道尚矣，如何而可為經濟？」恭對曰：「上致君為經，下澤民為濟。必也，使吾君為堯舜之君。《書》曰：‘元首明哉，肌肱良哉。’故無為而天下治，使吾民為堯舜之民。思天下有饑者、溺者，猶己饑之、溺之也。

《書》曰：‘一人元良，萬邦以貞。’非經濟之道而何哉？」公子拜而謝曰：「賢哉，吾子之言也。」退而書三子之言於座右。

卻說山東歷城縣有一壯士，姓秦名瓊，字叔寶，年二十餘歲。不理生業，豪俠好義，乃陳朝大將軍秦彝之子。先在歷城縣充一名捕盜快班頭目，兗州節度使唐璧聞其名而招之。見他武藝超群，補他一名捕牌官。時值越王壽誕，唐璧備了一幅厚禮，送往越府賀壽。西席幕賓褚遂良曰：「晚生家居長安鄉中，歸寧之意甚切。今往越府賀壽，若使晚生一往，寔為兩便。」唐璧道：「如此甚妙，須得一人為輔。」褚遂良曰：「祇用秦瓊一人足矣。」唐璧大喜，即命叔寶保褚遂良而行。

行至河南汜水地界，在道旁歇息。忽聽林中鈴響，數十個嘍囉兵搶出。秦瓊見了，飛身上馬，手掄雙鋼，大聲喝道：「山東秦叔寶在此！」那賊頭聽了，跳下馬來說道：「兄長何故在此？」秦瓊見了，也下馬道：「賢弟奈何流落在此？」那人泣道：「自歷城荒旱，老母餓死，小弟乞食來此，遇這一般無賴子，推我為頭目，在此偷生過日。」秦瓊道：「你命眾人散去，隨我長安一遊。」那人大喜，即喝散眾人，同叔寶來見褚遂良。叔寶道：「此人是我同鄉兄弟，天性至孝，武藝超群，姓程名知節，弟願帶他作伴，回來引見唐大人，將我旗牌官讓與他做。」褚遂良道：「縱你要讓他做，若唐大人不肯，與眾將又不服，爾將奈何？」秦瓊道：「軍門選將，在武藝上考試，觀兗州軍門諸將，無人是我程賢弟敵手。」褚遂良不得已，方許同行。夜來投宿，秦瓊命程知節另宿一店，以安遂良之心。

同行數日，將近洛陽，在山塘茅店歇息。問及洛陽，尚有七十里之遙。見對門草屋一間，一老婦年近七十，坐在門首，貧狀堪憐。門上有對聯一幅，端楷甚工。聯云：

貧窮千古恨，富貴一時難。

褚遂良看了，調叔寶曰：「貧而無怨難，斯人殆貧而怨者也。」叔寶曰：「生無以為養，死無以為禮，仲由發哀貧之歎。喪欲速貧，有若知非聖人之語。太平之世，年豐歲稔，盜賊不興，雖貧可以不怨。若身處極窘，老者啼飢，少者號寒，加以年荒盜起，百謀不遂，先生此時，能無怨乎？吾觀‘千古恨’三字，有無限感歎；‘一時難’三字，寓無窮幽思。況知富貴之難求，則必能循理安命。此人必貧而隱者也。」遂良點頭受教，乃問店主道：「對門老母有子否？」店家道：「有一子。」遂良道：「作何生理？」店家道：「此賤人也，何勞客官下問。此人姓長孫，名無忌，年有三十餘歲，日以釣魚為業。地方官保他孝廉，他百般不肯應召。有官不做，甘於受苦，豈非賤人乎？」店家說了，將眼睛一眨，嘴一歪，說道：「那不是這賤人來乎。」遂良急抬頭看時，見一大漢，身長六尺，圓頭闊肩，坦腹而來。手持竹竿，繫二尾青魚。老母見了，笑而迎曰：「今日回來甚早。」大漢道：「恐我母親受飢，得魚即當回也。」遂挽老母進草堂去了。遂良命店主引程知節持錢一串去，把二尾青魚買來下酒。長孫無忌道：「遠客思飲，本當以二魚奉送，無奈把米無存，即留百錢足矣。」知節道：「此出我先生之意，你祇管收下無妨。」無忌道：「吾不知爾先生為誰，若強我留過分之錢，則吾不賣矣。」店家說：「我店中這個客人，憐你貧苦，你就收下了罷。」無忌道：「先禮後財，雖千金我亦受之；先財後禮，雖錙銖吾不敢取也。」知節祇得將餘錢持見褚遂良，細言如此。遂良與叔寶具衣冠同去拜見，相見禮畢，各通姓名。遂良見無忌宏詞博辯，暗暗稱奇。所談者皆濟世匡民之略，愈加歡喜。店家來報曰：「酒熟矣。」遂良邀無忌同飲，無忌亦不推辭。酒席間，問遂良等何往？遂良以寔告。無忌曰：「越王府中我有一個心慕之友，雖未會面，卻時時注念。奈老母在堂，不敢遠去，兄等可代我再三致意。」遂良道：「其人為誰？」無忌曰：「此人姓李，名靖。」遂良道：「吾居長安，知其人也。先盜越王之妓，後獻越王以馬，其人品如是，兄何慕之切也？」無忌道：「當日李靖盜妓而越王不追，後來贈馬而越王不拒，其人品必有可觀。自古英雄依附權門者，其意有三便：一者接見高士，收取豪傑；二者區畫天下形勢，諸侯強弱，點點在心；三者家貧不能具書，依權門始得曠觀史書、歷代名言，可以觀今鑑古。吾觀李靖去而復來，非一則二，非二則三也。」遂良大悟道：「吾等不及先生遠矣！」遂下席而拜。於是與叔寶、知節共四人，結為兄弟。

次日，遂良謂無忌曰：「弟有公事在身，不敢久停。」出白銀十兩為贈，叔寶解結頭金鈎為贈，程知節脫錦袍為贈。臨行囑曰：

「弟等此去，大約一月即來，再與先生盤桓罷。」無忌相送一程，珍重而別。

褚遂良同叔寶、知節來到長安，將禮物送往越府。到了壽誕之日，王府大開，天下各鎮諸侯，閩內閩外，文武等官，齊來朝賀。褚遂良同叔寶、知節持了兗州節度使唐璧名號，來號房掛號，恰遇李靖在號房收查禮物，管理號房人役眾等。遂良向前施禮，具道相慕之意。李靖問明三人住所，便道：「今日客眾，不便交談，改日著人來請，萬勿吝步。」遂相揖而別。過了數日，兩個青衣僮子掛李靖名帖，請褚遂良等到府中小酌，三人即具短衣而往。遂良於席間道長孫無忌之賢，並相羨慕之意。李靖款留三人在京，不肯放回。一日，共飲花亭之上。李靖道：「我有一事，留褚、程二兄在此，煩秦兄代我向洛陽一往。」叔寶道：「李先生有何事故，欲弟奔走洛陽？」李靖道：「兄可持白銀三百兩，往洛陽山塘茅店，代長孫無忌謀一佳婦，以奉老母，其完親數日，即約無忌同來長安一晤，少舒闊慕之意。」叔寶欣然領命而去。李靖與褚進良、程知節旦夕盤桓，不表。

過了三月有餘，叔寶與無忌果然來長安，五人相見，不勝之喜。在長安遊賞數日，一夕，五人約為長夜之飲，李靖請無忌曰：「外方人言，繼隋運而興者，是山西李氏，果然信乎？」無忌曰：「人心思變，天命攸歸。四海兩早不時，惟山西無恙，所以盜賊不興，人民樂業。天命無常，乃眷西顧，亦未可知。」李靖道：「我欲煩弟等去觀唐公作事若何？果能欽賢下士，能成大業，建大器，弟等修書報我；如不能成其大事，當急回長安，我等再作良圖。」無忌心知李靖為唐公招賢之意，卻也不肯說明。秦叔寶道：「既二位兄長皆有歸唐之意，弟為兄等代執鞭之役。」程知節道：「大丈夫孰不願投明主，使名標青史，流芳百世？弟亦聞名久矣。」褚遂良但笑而不言，亦深知李靖之心也。

次日，李靖促他四人起程，贈白銀四百兩，四人將及太原，世民引房玄齡、魏徵、尉遲恭齊來相見，各訴衷腸，恨相見之晚。當夜酒散，世民先命姊丈柴紹在公館相迎，備道公子相慕之意。蓋李靖早已致書公子，令其相接也。及至太原，無忌私謂三人曰：「人言王氣當在山西，今果然也。」次日，四人謁見唐公，唐公亦禮貌不疏，四人各各心感。世民又出李靖私來密書，稱贊四人之才，要求四人就職。四人不辭，唐公拜無忌領太原牧，餘三人各授以執事。

一日，公子世民與諸賢談論書法，褚遂良曰：「自古書法惟晉右軍王羲之為最。」乃誦右軍筆陣圖之詞。詞云：

硯者，城池也。墨者，糧餉也。紙者，陣圖也。筆者，刀鞘也。心者，將軍也。本領，副將也。出入，號令也。此可制勝於文場也。

尉遲恭曰：「是非右軍之語也。夫右軍，書法中之聖，有德者必有言。誠如此言，不但不知書法，且獲罪於聖教，並污惑後人，吾故知其為妄也。」公子道：「子更有何說以釋之？」恭曰：「儒之要在書，儒之術在字。古人立書法，有二義、四體。二義者，正筆、偏筆也。正筆，法天理之至正，故????|????????，筆筆欲正。筆正之妙，勁秀堅潤，少失其正體，則倚斜枯梗。古人云：心正則筆正，筆正則字正是也。偏筆，法地理，山川之形偏，故????|????????，筆筆欲偏。所以交護纏綿，不脫相生之意，又要偏中藏有正體，始為得法，古人云：生氣寓於心，龍蛇吐於筆是也。」

公子道：「所謂四體者何為？」恭曰：「四體者，真、草、隸、篆是也。真字端楷，下筆之時要正心誠意，其字乃工。意念稍有不靜，便著潦草在內，其字不真矣。所以人人宜學之。草字宜一氣書成。未舉筆之時，要精神振作，捉筆如千金在手，下筆如泰山墜石，行筆如持錐畫砂。委靡懈怠之人宜學之，可以興志意，解昏迷。隸字下筆從容，起筆緩落。勢融融而圓，形蒼蒼而理。性情急躁者宜學之，可以靜心養性，滌慾延年。恭性情淺狹多躁，所以從事於斯焉。篆字其形方巧圈圓，其氣剛勁條理。起落斬截，無輕重之分；疏密均勻，有應照之態。下筆有收縮卷旋之工，用筆有手心交作之苦。性拙鈍者宜學之，可以益智慧，增機巧。然隸字象春，筆畫先死而後生。真字象夏，筆畫先和而後利。草字，秋殺之氣也。篆字，冬藏之候也。習書法者，始用意在指，其字拙而不工。既而知用在筆端，其字又秀而不勁，既而用筆覺心手俱到，知字形有宜作正面者，宜作側面者。其字雖工而尚未化。漸而至於知書字或百或千，筆筆鋒中有生氣，氣中又不脫中鋒者，其道乃成也。吾故謂筆陣之說，非右軍之語也。」公子又問道：「何字是正面，何字是側面？」尉遲恭道：「富貴春華，字之正面者也。勿為比戈，字之側面者也。左正右側，形戰是也；左側右正，抑理是也。上正下側，易畏是也。上側下正，皆召是也。兩側相背，張邪是也。兩側相向，阿好是也。上下兩側，忍筍是也。兩正相並，神體是也。」

房玄齡曰：「兄所言者，古人立字之體，非書之用也。必也體用兼善，其字乃工。」公子曰：「子試言體用兼善之妙。」玄齡曰：「書法之妙，有二難、三到、六忌。所謂二難者，入式難、持筆難也。古人帖式，欲其筆筆相乎，此第一難也。持筆工穩，心手相應，此第二難也。三到者，筆到、氣到、心到是也。筆到，則不潦草；氣到，則不飄渺；心到，則不倚斜。六忌者。奴欺主欺、釘頭鼠尾、蜂腰鶴膝是也。上天下小，謂之主欺奴，一忌也。上短下長，謂之奴欺主，二忌也。下筆太重，謂之釘頭，三忌也。起筆太輕，謂之鼠尾，四忌也。上下相重，氣不足者，謂之蜂腰，五忌也。轉折不生活者，謂之鶴膝，六忌也。革其六忌，習其三到，致力二難，而書法不工未之有也。必也由工而巧，由妙而脫化，其道乃成。」

公子曰：「工妙脫化，其道奚若？」玄齡曰：「前言數者，即書法之工也。妙者，方圓中正而和也。夫字之體，本方也，而圓寓焉。是圓以象天，方以象地，而中氣又貫乎其中。自上下左右視之，一起一伏，一旁一正，中氣聯絡，若有不規而方，不矩而圓，不繩而直，變而不離乎其正，用筆之妙也。如是脫化者，神化也。渾古今成一體，從心所欲不踰矩，是和之至也。」公子曰：「善哉！二子之言也。」退而書尉遲恭、玄齡之言於篋內。

卻說唐公見世民生得龍眉鳳眼，英雄過人，又輕財仗義，交納賓客，知其必成大器，心甚喜之。又見長子建成不學無術，傲慢自若，心甚惡之。又見魏徵言語謹慎，恂恂忠厚，遂使建成受業於魏徵。魏徵雖用心教訓，無奈建成自暴自棄。唐公見建成無成，苦求魏徵傳之。魏徵無可如何，無事時，祇得與世民並諸賢坐視。一日，見世民眉目雖然清秀，而眉目帶殺，知其兄弟必不相容。

一日，公子謂魏徵曰：「先生之志，可得聞歟？」魏徵曰：「吾可為治世之良臣，不可為亂世之忠臣也。」公子再三問之，魏徵不答，蓋以逆料日後必有爭立之禍。常自歎曰：「諸葛武侯自比管仲，比其才也。吾亦欲比管仲，比其時也。」蓋陰以建成比公子糾也。

一日，公子曰：「象日以殺舜為事，而舜不殺象，何愛象之甚也？」無忌曰：「舜非愛象之甚，愛象之身與我一體也。殺象則損我之體，而俱損我之性也。叔段死，莊公哭，出於至誠，是體損而性傷也。」公子曰：「設象殺舜而至於死，舜不怨之乎？」無忌曰：「否。象謀之於父而殺之，死於孝。人之生死衡於天，是象能殺之，而死於命。盡孝、死命，其性無傷，何怨之有？若比干之自殺而死，伯夷之自餓而死，申生之自路其死，衛伋與壽之自速其死，以致貞女殉節，良朋殉義，又誰怨？」公子乃跪拜，與建成、元吉日相親睦。

卻說隋煬帝耽於酒色，造集賢樓，高入霄漢。樓下環河如帶，盛栽五色蓮花。內又造蓮舟數十隻，使宮女駕蓮舟於蓮中，或吹或唱，聽其自好。

再說李靖思煬帝居於長安，根本深固，極難搖動。況四海荒旱，盜賊蜂起，不若把他誑下揚州，京都空虛，太原之兵朝發夕至，長安唾手可得也。遂將揚州地輿圖，獻於煬帝。煬帝展開一看，見揚州山水清秀，人物又齊整，心甚愛慕。又見圖上有數行字，題云：

集天下之大觀，樓蜂江帶；博古今名勝，舟蟻人潮。有色有聲，浩蕩之洛水，何超乎此；宜朝宜夕，巉岩之幽谷，豈勝於斯。

煬帝一一看罷，即厚賞李靖，命內侍掛於集仙樓中，與日與群妃飲酒賞花，見圖中人物如生，山水欲活，隱隱有欲幸揚州之意。李靖又密散謠言於外，謠云：

饑饉為大旱，萬民遭塗炭。

天子幸揚州，天下無水旱。

煬帝聞此童謠，思道：「天子幸揚州，天下永無水旱之災也。」遂傳旨往揚州一巡。越王楊素諫曰：「童謠甚非吉凶，萬歲不可下揚州。」煬帝曰：「皇叔何以解之？」素曰：「末二句說天子若下揚州，則天下無水而大旱也。」煬帝曰：「非是之論也。天下無水旱，明而易曉，皇叔休濶過慮。」將龍袖一拂，退入後宮去了。次日，楊素率多官來諫，煬帝無奈，祇得停駕不發。

過了一年有餘，揚州刺史殷開華具本奏稱：揚州天降奇花，名曰瓊花。樹高三丈六尺，葉分尖圓，花備五色，歷夏經冬，四季茂盛。煬帝見了此表，即令楊玄感領御林軍三萬，護駕東巡，帶宇文化及并其子成都，在前開路。此時越王抱病未起，聞知此信，氣忿而死。李靖代玄齡料理喪事，極盡其誠。這煬帝自下揚州之後，留連忘返，天下諸侯各據州郡，不朝不貢。李靖也潛回太原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朱若虛回家之後，無日用世，每日與二子參訪性學，或與尼僧慧參談論禪趣。又在烏石嶺建庵，名曰仙姑道院，慧參主之。一日，妻子黃氏曰：「妾昨夜三更時分，夢月明如鏡，麗於中天，照我庭室。俄而，戶外車聲轆轤然，一王者乘軒而過。這一輪明月，降於庭中，化為一卵，內中空空然，剖而視之，有一條金色小蛇。覺而思之，月乃太陰之象，又為陰貴人，降於庭中，其兆必陰在婦女。一王者臨門而過，是紫薇花，光照門戶，又有化為空卵，卵字無點，乃是卯字。明年太歲在卯。卯中有金蛇，明年四月，必生陰貴人。《詩》云：『為虺為蛇』，女子之祥也。」次日天祿曰：「母親之夢奇矣，而善於解。」天錫言曰：「以吾思之，二弟當受其福。」黃氏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天錫曰：「月為太陰，其象為坎，坎為中男，其兆必應於二弟也。」母子三人喧笑不已，惟若虛低頭不語。至晚，私謂二子曰：「汝母在世不遠矣。」二子悚然曰：「何也？」若虛曰：「月麗於天，其明如鏡，是十五夜對照之象，分明是一望字。王字去，而月亦去，祇存一亡字。明年歲次卯巳月，爾母必亡矣。」天錫、天祿聽了，各各流淚，默然無語。到了次年巳月，若虛與黃氏之夢皆驗。奇哉，奇哉！餘待下文分解。

